

奇情寐语

吴沉水、半明半寐 等

著

奇思、奇情、奇谈、奇缘

16

超好看

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奇情寐语 / 吴沉水等著. —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7

ISBN 978-7-5502-5638-5

I. ①奇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64668号

奇情寐语

作 者：吴沉水等

选题策划：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：管 文

装帧设计：羲 日 刘珍珍

封面绘图：羲 日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36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16.5

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5638-5

定价：32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



目
录

都市奇缘

光行 文 / 白饭如霜 002
我们都曾误交匪类 文 / 蔡布布 021

科幻空间

丽娜 文 / 张远光 032

超级悬念

杀情 文 / 吴沉水 050

民国奇谭

海棠杀 文 / 米也 072
美人宅 文 / 陌离 083
压寨姑爷 文 / 咩宝 098
苏三起解 文 / 张佳竹 112

目 录

传奇故事

访翠记：绿萼	文 / 米兰 Lady	122
访翠记：一生	文 / 米兰 Lady	133
香夭	文 / 惊鸿	141
琵琶行	文 / 惊鸿	160
明月照山川	文 / 藤萍	178
相思豆	文 / 半明半寐	187
琉璃瓦	文 / 吴沉水	211

奇幻物语

隐言	文 / 艾拉乌尤兔	232
驱风油	文 / First	235
古国一百谚	文 / 费里	240
松间明月	文 / 苏荼	245

超好看

16



都市奇缘

光行 文 / 白饭如霜
我们都曾误交匪类 文 / 蔡布布



光行

文 / 白饭如霜

我常去跳舞的夜店，换了个酒保，衣服品位很特别，大墨镜、长袍子，在吧台里淡定地玩酒瓶，一次甩上天好几个，抛接犹如行云流水。

我一面喝加味威士忌，一面和他搭讪：“喂，喜欢这个曲子吗？”

Give Me the Seventies，老歌了，跳恰恰的。他点点头，脚下走了两个步子，扭得真好。我把手中酒杯喝空：“嚯，不错啊，来跳个舞呗？”

他一本正经：“不要，你很笨，会影响我的发挥。”

“放屁，老子是前专业人员，要不是伤了脚泪别舞台，说不定我现在在拉斯维加斯表演咧，哪有时间跟你瞎掰？”我一面嚷嚷，一面作势捏起拳头，在他手掌上轻轻一捶，触感像棉花或空气，简直不着力。

这时我闻到他身上有淡淡的香气。

Eternity for Men

CK 1999年出品的经典男士香水

香调：木质香调

前味：薰衣草、红柑

中味：茉莉、鼠尾草、天竺葵、罗勒

后味：花梨木、檀香、香草、琥珀

无论过去多久，这香水味仍使我黯然，于是我要了一杯“黑俄罗斯”，在喝到快挂时开始自言自语。

“嘿，我告诉你，我呀，超爱一个人的。他也用你这款香水。”

酒保对此无动于衷：“有什么好稀奇的，这款香水烂大街，然后你们爱的都是人啊，Boring（无聊）！”

“请你注意我用的形容词，我说的是超爱！超级无敌爱和一般般爱以及非常非常爱都是有区别的啦，很大区别！”

这时正好放一曲经典salsa舞曲，*Um Anjo Do Ceu*，空气热烈，酒保一面摇摆应和节奏，一面好脾气地说：“好吧，既然你坚持，我就配合你问问好了，有什么区别吗？”

“一般般爱最好不过，让你玩得很开心，过后又不想念，想念真辛苦；非常

非常爱就有点累，像经常生热病，身体、精神都受不了；最恐怖的就是超爱了，人生就这样被一把火烧掉了，一簇烟花似的，‘砰’一声冲上天，亮得全世界仰望着，但最后除了一点点灰烬，尸骨无存。”

酒保耸耸肩，说：“你不要再喝啦，再喝就不能跳舞了。”

我不理，只是瞪他：“喂，你现在知道超爱的厉害了吧？”

他点点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不过你还好啊，身心完整，不像要成一把灰的样子。”

我莞尔不言，只是心里想：“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啊。”

在这灯红酒绿之地，光影和酒精掩盖住所有的伤痕，没有人知道你多少次自杀未遂，或内心如巨大蜂巢，布满空洞。

那天晚上我喝了大概有一打各式鸡尾酒，整个人醉到快炸掉。午夜来临的时候我冲进舞池跳了一个Solo Merengue。这种舞节奏简洁，却要求身体富于表现力，我半眯着眼睛慢慢扭腰，很多人围过来喝彩，放射倾慕注视，但我视而不见。

那个我超爱的人，以前会在吧台那里坐着看我跳舞。

他不喝酒，所以总是拿一杯橙汁，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衬衣，对我的张牙舞爪哧哧发笑。

等我大汗淋漓地走回去，他就帮我叫酒保：“调一杯淡点儿的长岛冰茶吧，淡一点儿，淡淡，淡到好像茶一样最完美了。”

谁都知道长岛冰茶跟茶一点儿关系都没有。“如果你不喜欢我喝酒的话，你不要来看我好啦。”很倔，但其实言不由衷。

他耸耸肩：“喜欢做的事情就要去做，喜欢喝的东西就要喝，我没有问题啊，至多，就是让它淡一点儿好咯。”

现在，我喝最烈最纯粹的酒，血液常常好像有一百摄氏度，而你呢，你去哪里了？为什么不要酒保帮我冲淡？

借着最后一丝清醒，我走出酒吧叫了出租车，在后座放平了身体，闭上眼睛，几乎是立刻就进入了梦境。

每天晚上都要做的那个梦。

回到四年前那个正午，暗影城最繁华的那个十字路口，我穿着不习惯的高跟

鞋、不习惯的职业装，挎着不习惯的淑女包，站在街头拼命左顾右盼等出租车，想要赶上一场重要的面试。

没有空车，太阳越来越大，衬衣湿了，接着是外套，我好想拿个喇叭对全世界喊话：“喂，有没有人来救救我啊，我身上的钱全给你啊。”

说不定我真的喊出来了，忽然一辆很漂亮的车缓缓驶过，停在我面前，车窗摇下，驾驶座上的人对我吹吹口哨，说：“嘿，小姐，给我五十块，你爱去哪里都可以哦。”

他用Eternity香水，高个子，光头，是我见过的穿白色衬衣最好看的男人，说话慢慢的。

是的，我跳进了车里。

是的，我给了他五十块。

是的，他拿了我的电话号码。

是的，我人生最盛大和最残酷的恋爱就这样开场了。

梦做到这里就断了，是司机叫醒了我，说：“小姐，你到了。”

我懵懵懂懂地给他钱，拿着包，下车准备走，司机又伸出头来对我说：“小姐，你有什么不得了的心事吗？伤心人我载过不少，可是睡着了还哭到你那么大声的，还是第一次见啊。”

“胡说，我哪里有哭？我刚刚梦到我人生最幸福的一个片段哦，多半是你嫉妒才对。”

我昂首挺胸地反驳，不过胸前的衣服真的变得好像透视装，给我妈看到，她一定会拿起菜刀追杀我十八里方回。

第二天我再去酒吧，我对酒保说：“喂，你换一身正常点儿的打扮会死吗？”

他耸耸肩不以为然，但是不卖酒给我，因为：“你昨天不是要讲故事给我听吗？怎么没讲就跑掉了？”

我哑然半晌，不知是不是被他专注的神情打动了，我真的往下讲了，不过就是那个梦的重述，主人公的名字叫Bingo，因为我遇到他的瞬间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出了人生的全中。

声音渐渐低微下去，我出神地望着酒保身后五光十色的酒瓶，心里很悲伤。

“怎么不说下去了？很令人羡慕的爱情啊！”他说，又在那里抛着酒瓶，腰扭来扭去地接啊接，可能是我眼花了，好像有几个瓶子砸在他脑袋上，却完全没有发出摔碎的声音。

我露出笑容：“真的吗？如果能够的话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让它不要发生。”

他把所有瓶子放好，转过头问我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酒保你好好当你的酒保，这么好奇会长皱纹的。

突然兴味索然，我把原封不动的橙汁放下，起身想回家了。舞池里大家都在跳HIP-HOP，格外吵，酒保被我抢白了却一点儿也不生气，兴致勃勃地跟着跳，他的肢体灵活得简直像没有骨头似的。

见我要走，他嚷嚷了一句：“你的愿望很容易实现啊。”

说什么呢？他却只是指指门口——不知所云的酒保。“我走了，拜拜。”

我一面随着人流走到酒吧门口，一面低头穿上大衣，十一月，秋凉已深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寒噤。

抬眼时感觉周围好亮。

这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架了探照灯似的，亮到这个程度，简直像正午。

然后我发现，真的是正午，头顶白日如炽。

我这是站在哪里啊？

前面是车流，身后是人行道，脚边，有一块香蕉皮。

而我身着职业装，正汗流浃背。

不远处，Bingo的车正驶近。

再过一分钟，他就会摇下车窗，说出那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台词。

我大惑不解。

今天压根儿没喝酒，怎么站着就做梦啊？

我正准备给自己一个双峰贯耳打回元神，有人在我耳边说：“不要上车咯。”竟然是酒保。在不远处跳着滑稽的兔子舞，还是那件长袍，墨镜滑到鼻梁上，他的瞳仁颜色很浅，但是柔和可亲。

你跑到我的梦里来做什么，打酱油吗？

我想走过去骂骂他，脚步却不能移动。他笑嘻嘻的，比较大声地重复了一遍：“那辆车啊，不要上去啦。”

“不上车的话，以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的。”

我一时间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但Bingo已经登场了。

“嘿，小姐，给我五十块，你爱去哪里都可以哦。”

这句话，是我的芝麻咒语，打开阿里巴巴藏宝洞的大门，给我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从这一刻开始，我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爱将笼罩我、融化我、禁锢我，直到毁灭我。

我这一刻的脑子根本没有再转动，毫不犹豫地伸出手，开门。

酒保在不远处轻轻叹息了一声，我迷惘地回头去看，只看到一道轻盈的光影掠过街角的树荫。

Bingo问我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我摇摇头：“没事，谢谢你。”

他嘴角露出一丝促狭的微笑：“不用谢啦，小姐，要五十块现金哦，我不接受刷卡的。”

我心里忽然“咯噔”一下。

不对啊。

记忆中Bingo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

为什么这一次做梦会篡改情节啊？

我迷惘地转头去看，Bingo正专心开车，他新刮过脸，下巴泛着青色，侧脸轮廓实在漂亮。我着迷地看着，但他的人影在我的视线里竟然渐渐淡去、淡去，一阵风吹过，突然消失了。

我吃惊地跳起来。咣！耳边传来巨响，我愣怔良久才意识到这是头撞到玻璃的声音——酒吧大门上的玻璃。

旁边的服务员表情古怪，慢吞吞地说：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

我慌慌张张点头又摇头：“没……没事。”

他接着说：“没事的话，麻烦你出去吧，你堵得很多人都开始内急啦。”

原来我就站在门口。

面前是街道，街边有烧烤摊，有香烟摊，有便利店，有男女抱头痛哭，不知所为何事。

我浑身瘫软地挪到最近的墙边，慢慢坐下。

胸口像堵上了一块泥巴，难受到无法呼吸。

掏出手机，我抖着手去拨那个熟稔于心的号码。

对方说：“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”

心理学说，人很善于保护自己，太过悲伤或痛苦的记忆，大脑会自动过滤。

喂，Bingo先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要过滤掉你。

从这里挖一个洞到美国，钻出去，再挖一个洞埋下我们所有过的一切。

坐飞机回来。

飞机绝不会坠毁，因为我的身体那么轻。

失去你之后，埋葬你之后，忘记你之后。

灵魂就变成清晨花瓣上的一滴露水。

它或许存在过，但很快就要消失了。

我抖了大概十分钟之后，不知道从哪里又来了气力。

飞快站起来，上车，催命一般叫司机开快一点儿。

回到家，连鞋子都没有脱，躺到床上。

很专心地对自己说，入睡吧，入睡吧，入睡。

如果在梦中可以倒回去活一遍，我想要一个喜剧的结尾。

我的确入睡了。

很沉。

一夜无梦。

从第二天起我每天早早上床，结果都是一样。

我竟然连做梦都再也梦不到Bingo。

犹如行尸走肉般过了大半个月，不知从哪里搞到的号码，墨镜酒保竟然打电话给我，说“云门舞集”来酒吧表演。等我真的过去，却发现是他自己爬上吧台跳了一段《水月》。凭良心说，就算原创过来，可能都没他跳得完美。

他坦然接受我的赞美，可爱地说：“来继续讲故事啦，要善始善终嘛！”

我沉默了一下，摇摇头。

“没有什么好讲的啦。

“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故事。

“一开始王子和公主甜蜜地生活在一起。

“后来大家就打起架来。

“或者都变老了，死别在前面等待着。

“在我这个版本里，王子不知道为什么渐渐不快乐，有一天，他跑过来说，我以后不要回来了。公主你千万要好好生活下去哦。拜拜。”

酒保乐了：“他为什么不要回来了？”

我木木地看着面前那杯橙汁，流下泪来。

我哭着说：“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”

真的不知道。

在告别之前，天气和每一个春天的天气一样善变，有时晴，有时雨。

虽然常常也有一点儿小别扭，但谁说王子和公主就不能有点儿小别扭呢？

大家还一起去看了城西的一栋小房子。

美得像童话一样。

两个人都好喜欢。

商量着买下来以后，要在庭院里种什么花。

公主当然喜欢玫瑰。

但王子觉得辣椒串和丝瓜架比较合乎他的口味。

两个人大笑了一场。

过了很久之后，回头往人生的来路去看。

看到在那个三岔路口驻足。

懵然不知有什么厄运在前面等待，兀自欢笑的自己。

那天上地下的转折，叫人痛彻心扉。

酒保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哭，吓了一跳。

他笨拙地安慰着：“不要哭啦，不要哭啦。”

如果谈恋爱的话，酒保一定是个糟糕至极的男朋友，因为他居然说：“不知道就算了吧，知道太多也没什么好处啊。”

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真是叫人恼火。

就算死，也要死得明白，这是我的人生原则。

不过看你的样子，你到底懂不懂人生原则这种东西呢？

他显然不懂。

幸好他懂得跳舞。

看我一直哗啦啦哭个不停，酒保赶紧从吧台后面出来，带我跳舞。

旋转。

旋转。

眼前风景连成一片，一切影像交织，如快进一部《歌舞青春》的电影，电影中衣香鬓影，裙裾飞扬，有一尺七的小蛮腰，光滑如新出炉蛋挞的年轻脸孔，心底颜色纯白赤红，毫无阴影，只需要尽情融化在沉醉与暧昧中，将空气烘得热辣。

还有……还有……

Bingo。

一枚钉子敲进眼底那么清楚，我猛然看到Bingo。

我努力想甩开舞伴停下来，但徒劳无功，脚步脱离大脑指挥自行其是，飞快旋转不觉晕眩。但眼中所看与身体所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我仿佛一边跳舞一边看电影，看的是《Bingo传》。

那张熟悉的脸，眼里有血丝，苦思冥想之时，会用手摸一摸自己的脑袋。

总是穿白色衬衣，永远一尘不染，就像他的书房、他的床铺、他的感情，都一尘不染。

他在我眼中那旋转的银幕上忙忙碌碌着：

开车，等红灯的时候出久久的神，被身后的车辆鸣笛催促。

他吃简单的午饭，汤喝下少许，猪扒却一口未动。

深夜，不眠，静静躺着，直到东方既晓。

在工作，眉头紧锁，忽然忍无可忍跳起来掷出手里的铅笔，砸到墙上。

一幕一幕。